

第一章

創造未來的教育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1 學問之光 信念之道

池田：池田大作 劉：劉遵義

香港中文大學與創價大學的交流

池田 有機會與劉遵義教授對談，我感到非常榮幸。教授曾擔任享負盛名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2004年至2010年，第六任校長），是知名經濟學家，身兼多個學術機構要職，對世界經濟潮流發表過中肯的策略性意見。

今後，我衷心期待我們以書面形式，就經濟、教育，以及亞洲狀況等具體課題交換意見。

自首次會面以來，我對劉教授留有深刻的印象。2007年1月16日傍晚，你到訪東京聖教新聞社。這一次意義深遠的交流，成為我人生的瑰寶。

2007年10月，有幸獲得劉教授光臨位於東京近郊的創價大學。劉教授以「中國經濟的未來：機會與挑戰」為題，發表了卓越的演講，啟發了眾多創價大學的學生，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求知欲，以及對學問的追求。

劉 謝謝池田會長。有機會與你對談，從而學習你的睿智與豐富經驗，是我莫大的榮耀。早在我尚未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任教之時，雖然未能有幸與你會面，但已聽聞你的大名與貴團體——創價學會的名字，還瞭解到你在各個領域的成就。

你長年貫徹呼籲裁軍，尤其是裁減核軍備；還有對世界和平不懈的追求，以及堅定地率先開拓及促進中日人民之間、甚至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友好和理解。對我而言，這些行動十分令人感銘。

我亦知道你與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之間，還有你所創辦的創價大學與中大之間悠久而密切友好的關係，這早在我們的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1912–1991)之時已經展開。中大更以你成為我們最優秀的榮譽校友之一員為榮(中大於2000年授予池田大作榮譽社會科學博士稱號)。

如你所知，創價大學是全球最早與中大進行定期、持續學術交流的大學之一。自1975年開始，至今接近40年，兩校之間的交流依然緊密。

池田 中大是首間與創價大學(以下簡稱創大)簽訂交流協定的大學。自1975年、即創大創校五週年時，中大已為我們打開了大學交流的大門。對這大恩，我沒齒難忘。時至今日，創大已經與全球超過140所大學簽訂交流協定(2014年1月為止)，而追溯這交流的淵源，榮幸地是始自中大對我們的認同。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攝於2000年12月。 ©聖教新聞社提供

除了教員及學生之間的交流，中大和創大於學術、文化及其它領域上也刻下深遠友好的交流歷史。

我分別在1974、1983、1992及2000年四度訪問中大，不但與教職員，亦有機會和學生們交談，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2006年，有幸獲貴大學俞允，與我創辦的東洋哲學研究所，以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術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在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總合文化中心合辦了「法華經——和平與共生的啟示」展覽會，引起廣泛的反響。

據我所知，劉教授抽出寶貴時間前往觀賞展覽，並把外祖父——草書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¹的書法作品集《一代草聖》贈送給我。我至今仍將之視為偉大的文化瑰寶。

于右任先生是著名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的盟友；同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家、教育家、詩人。據聞于先生跟孫中山先生的首次見面也是于先生身在日本之時。

劉教授，請問你首次到訪日本是什麼時候呢？

為亞洲人民開創幸福與恒久和平之路

劉 我仍然清楚記得首次到訪日本的情景。那是1961年的夏天，在啟程前赴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之際。當時，我與家人（母親不幸於早一年離世）一同於台北逗留了數個月。祖父劉侯武與外祖父于右任都前來台北機場送行，那亦是最後一次與外祖父見面。

1 于右任（1879-1964），中國的政治家、書法家、教育家。日本留學時認識孫中山先生，投身中國民主革命。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歷任政府要職。擅於書道和詩文，著作有《標準草書》，為研習中國書法方面貢獻良多。



香港中文大學校舍。

◎聖教新聞社提供

之後，家父住在東京的好友邀請我於前往美國途中順道到日本與他們小住數周。他們居於新宿區，我隱約記得當時新宿區一帶都是平房，尚未有高樓大廈。家父的好友帶我到日本各地旅遊，包括箱根、鎌倉、日光，當然還有富士山。

我對日本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彬彬有禮，奉公守法（或者是循規蹈矩），以極為盡責的態度任事，

即使別人看來十分瑣碎的工作也悉力以赴，專心致志，完全投入於自己的職守之中，從不抄捷徑（曾體驗茶道的人自能瞭解我的意思）。他們亦持有其它地方罕見的高度公民及國民意識。之後每次到訪，都會加深我初訪日本的印象。

不僅是我，很多人都對日本人民於大災難後，例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後所表現的社會秩序與凝聚力，留有深刻的印象。

池田 我們日本人民深深感謝在地震和海嘯後，來自貴國及世界各地的慰問與物資援助，這給予我們無盡的勇氣和力量，我要再次由衷表示謝意。在3月（2014年），東日本大地震已發生了三年，我們重新下決心，要珍視心與心的連繫以及互相扶持的精神，來加強重建的步伐。

教授首次前往日本是在1961年，可真湊巧，我亦在同一年首次訪問香港。那時我32歲，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之後一年，每天都東奔西走，十分繁忙。我在1961年1月28日至2月14日期間，訪問了亞洲六個國家和地區，香港是首站。

我常把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²的願

2 戶田城聖（1900–1958），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小學教師的年代與牧口常三郎邂逅，以他為人生之師。1930年，與牧口先生共創「創價教育學會」（創價學會的前身）。在戰爭期間，因批判軍國主義為精神支柱的國家神道，被扣以不敬罪和違反治安維持法而被捕入獄。1945年獲釋出獄，重建創價學會。1951年，就任為第二任會長，構築創價學會發展的基礎。

望——「要為亞洲人民開創幸福與恒久和平之路」銘記在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戶田先生與他的恩師、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先生，³因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政策，被囚禁獄中兩年，年時已高的牧口先生更於獄中逝世（1944年）。戶田先生出獄後，繼承了牧口先生的遺志，一面竭力為人們送上生存的希望與勇氣，一面在草根階層中拓展和平與人道的運動，並經常帶出一個信念，就是日本只有取得亞洲各國的信任才稱得上是「和平的國家」。

1961年，當我抵達香港啟德機場時，約十名當地的創價學會會員前來迎接。當晚，我出席了座談會，這標誌着今日香港國際創價學會（HKSGI）踏出以佛法為基調，推進和平、文化、教育活動的第一步。

繼香港之後，我前往訪問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印度、緬甸、泰國及柬埔寨，再回到香港，然後飛返日本。

日後的亞洲和平之旅，我經常以香港為起點，亦以香港為終點。對我來說，香港是個別具意義的城市。

得悉令尊的朋友也居住在新宿區，沒想到那是劉教授

3 牧口常三郎（1871-1944），創價學會第一任會長。作為地理學家，著作《人生地理學》。作為教育家以美利善的價值觀為基礎，創立「創價教育學說」，並實踐過來。接受日蓮佛法後，1930年出版《創價教育學體系》，創立「創價教育學會」（創價學會的前身）。在戰爭期間，批判軍國主義為精神支柱的國家神道。1943年，因不敬罪和違反治安維持法而被捕入獄。翌年，在獄中逝世。

最早在日本逗留的地方，讓我感到很有意思。相信你也知道，創價學會的總部正位於新宿區，我也住在該區，我不禁感到我們與新宿這個地方有着不可思議的緣分。

劉教授初次到訪日本的60年代，日本也終於從戰後復蘇，進入經濟高增長時期。

劉 日本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能將大部分珍貴的文化和社會價值完整無缺地保留下來，我認為這標誌着日本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成功。事實上，日本是唯一一個國家能夠做到這點。中國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雖嘗試「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至今仍未能真正成功。我們在2007年1月於東京的首次會面，我也記憶猶新。當時我感受最深的，是你對於世界大事的透徹掌握；還有，除了宗教，連歷史、藝術、經濟、文學、詩歌、科技，以至其它社會科學，你也有深邃的認識。你真是世界的知識巨人。

此外，我也為在當年榮獲創價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而深感榮幸，我很高興能在訪問創價大學時與教職員及學生交流，他們熱烈的歡迎讓我感覺像回到老家一樣。能成為世界創價家族的名譽成員，我實在感到非常自豪。